

星 火 燎 原

宜黄县第一个红色基层政权—— 三溪乡苏维埃政府的建立

吴 挺

三溪位于宜黄县南部山区，与宁都县肖田乡接壤，离东陂仅十五华里，是第四次反“围剿”——东陂草台岗战役的主要战场之地，现属东陂乡管辖的一个行政村。

三溪乡方圆十多平方公里，境内山峦起伏，树木参天，一条山涧从朝峰嶂倾泻而下，淌过村前，蜿蜒而北，汇入黄水。该乡八个自然村分布在崇山峻岭之中。三溪人民祖祖辈辈都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勤劳耕作，繁衍生息。

但是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里，广大农民被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一年到头所得到的劳动成果往往被剥削得所剩无几，当地农民流传着“割掉禾，拍净箩”，“交了租，勒紧肚”，“半年杂粮半年糠，半床棉絮御饥寒”，“夜宿矮茅房，雪花飘上床，大小缩成团，瞪眼盼天亮”的歌谣。这足以说明当时农民饥寒交迫的境况。

“八七”会议以后，赣南的东固、南龙举行暴动，建立了两支游击队，后扩充为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这两支部队在1928年经常到宁都县东韶、吴村、肖田一带打土豪闹革命。1929年春，进一步深入到宜黄县的东陂、新丰

等地打游击，向农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我县南部地区的工农群众受到革命气息的薰染，阶级觉悟日益提高。

1928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决定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

1929年1月，毛泽东同志率领部队至赣南，革命形势迅猛发展。4月，宜黄县革命委员会在宁都肖田成立，宜黄南部农村革命风暴呈现“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三溪乡的贫苦农民李焕义，靠种田和打猎为生，经常到宁都肖田赶集，他略识几个字，眼看到墙壁上的革命标语口号，访问了群众，认识到农民只有起来闹革命，才能翻身求解放。他同瘦柏村的邱木生、黄贵生、陈先禄、罗七秀、陈先富、熊老生、何明福、陈善月等贫苦农民三三两两，经常深夜议论打土豪，分田地的事，但各人都有不同的见解，疑虑很多，总是议而不决。

1929年7月，正是农村青黄不接的时候，三溪农民多数人家揭不开锅。一天，李焕义、黄贵生、邱木生提着山货不约而同前往东陂街赶墟，换点粮食充饥。李焕义是个精灵人，在东陂到处打听情况，听说东陂乡的乡长逃到县城去了，土豪劣绅四处躲藏。他认为革命翻身有指望。赶墟的几个人在回家路上的瓦亭下小庙里歇脚时，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议论肖田、东陂一带的形势。黄贵生说：“要干就要大胆干。”邱木生提议要去找红军做靠山，找苏维埃把舵。通过一番议论，大家同意邱木生的意见，并商妥由李焕义、黄贵生到肖田去找红军，邱木生回三溪联络发动群众。

黄贵生、李焕义从瓦亭下直奔肖田。黄昏时，他们找到了驻在肖田的宜黄县革命委员会，革委立即派赖东海负责接

待他们。

当晚他们吃住在革命委员会之家，赖东海听取了他们汇报后，果断地说：“我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穷人要活命只有一条路——自己起来闹革命！”接着赖东海向他们讲述了很多革命道理，介绍了宁都苏区革命斗争的情况。这一夜黄贵生、李焕义长了许多见识，增强了革命信念。

第二天拂晓前，赖东海化装成打砮师傅，同黄贵生、李焕义一起向三溪进发。赶到三溪瘦柏村已是早上八九点钟。邱木生和肖惠金（肖也是打砮为业）早就在村头等候他们。早饭后，来自沙坑、里下堡、杨梅山、打鼓脑、案山、港背、瘦柏等自然村的农民，共有十七八人，围坐在肖惠金的“打砮间”。赖东海向他们讲了许多革命道理，介绍了赣南地区的革命形势，提议立即成立三溪暴动委员会。经过酝酿，大家一致赞成建立暴动委员会，并推选赖东海任队长，邱木生任副队长，李焕义任秘书，黄贵生任粮食组长，邓先发任财务组长，肖惠金任交通组长，陈先富任军事组长，何明福任宣传组长，罗七秀任妇女组长，陈善禄、陈善月任后勤组（分配组）长。暴动委员会接着召开了第一次干部会，决定立即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当晚举行暴动，打击李家山的土豪李家贵、刘菊生。会议结束后，暴动委员会领导成员分头进行准备。

这夜秋高气爽，明月朗朗，山岳和村庄都沉浸在银辉之中，只听得远处几声单调的鸟鸣声，近处唧唧的虫声。各路暴动队员迸发出千百年来埋藏在心中的愤怒，在崎岖的山路上迅猛前进。突然松明子点燃，牛角号响彻千沟万壑，暴动队员涌向李家山。睡得朦朦胧胧的李家贵象丈二和尚摸不着

头脑，摇摇恍恍地走出去打开大门，两眼半开半闭地看看发生什么事。早已隐藏在他屋旁的赖东海、邱木生、黄贵生等人一跃而出，一把抓住李家贵衣襟，驳壳枪对准他的胸膛，喝了一声，“不准动，我们是三溪暴动队。”李家贵顿时两眼昏花，瘫倒在地。刹时人们高举火把，呼着口号把李家贵和刘菊生两户土豪的房子分别围个水泄不通。李家贵老婆一听不妙，忙从后门溜走，谁知刚开门，罗七秀的长矛就对准她的胸膛，吓得她尖叫一声“哎哟！”缩了回去。

刘菊生正在外面厕所里大便，见势不妙，连忙隐藏在山里漏网了。赖东海为了充分发动群众，打击土豪的威风，星夜召开了斗争李家贵的群众大会，首先向群众宣布了土豪李家贵的罪行。接着，穷苦农民痛哭流泪地诉说他们受李家贵剥削压迫的深仇大恨，要他交出剥削农民的财产。李家贵低头认罪，带着暴动队干部到他家，从饭甑架下土里挖出银元一千元，从一堵墙内掏出银元四百元。刘菊生的老婆被迫拿出私房钱银元四百元。斗争会在激昂的口号声中结束。

后勤组杀了土豪家的两头猪，备了酒肉，为全体暴动队员庆功。粮食组和财务组打开土豪的粮仓和衣箱，将粮食和衣服分给贫苦农民群众。三溪人民个个喜笑颜开，都称赞红军和暴动队是救命恩人。这一夜，是宜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天翻地覆的一夜，是改变穷人命运的一夜，也是穷人当家作主的一夜。

第二天一早，章山和广济的枣树排、谢家窝、芙蓉坳、里外屋及塆上塆下的农民听说三溪举行了暴动，纷纷来到三溪参加暴动队。赖东海一一给他们登记了名单吸收他们参加暴动队。粮食组和财务组分给他们一份粮食以度饥荒。

在红色风暴迅猛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一天上午，赖东海召开了暴动队全体干部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三溪村农民协会”。

下午二时，成群小孩早就来到瘦柏一坪场上（临时会场），他们学着大人模样，扛着梭标，列队喊着“一二一，一二一”口令，沿着坪场走着正步。港背村七十六岁的老公公邓寿文拄着拐杖，捻着山羊胡子，笑嘻嘻也来参加大会。仙山村的长女婆由孙子扶着来看世面。不多一会，各村人如潮涌地聚集到坪场上，把一块小小的坪场挤得水泄不通。

会议开始了，首先由赖东海传达了宜黄县革命委员会关于发展宜黄革命根据地的决定，然后讲了当前革命形势和任务。会上邱木生、肖惠金、罗七秀等当众表示：跟着红军走，革命闹翻身；打倒国民党，永远不变心。最后宣布了农协干部人选名单，群众一一举手通过。邱木生当选为农民协会主席、黄贵生当选为副主席。原暴动队的各组，改为农民协会的部，组长改名为部长。赖东海拿来一块木牌上书“三溪村农民协会”七个端端正正的大字。罗七秀把早已准备好的彩球扎在牌子上，并给农协干部戴上红色袖章。赖东海举起牌子高喊“三溪村农民协会成立了！”群众随之欢声雷动，爆竹声、口号声、掌声、革命歌声连成一片，响彻山间。

为了锻炼队伍，给红军筹集给养，农民协会立即组织三十多名会员在当天的夜饭后，出其不意地向河溪进军（现属宜黄东陂乡）。

当队伍迫近河溪万坊村时，赖东海传出口令“按计划行

动，”队伍分组前进，隐形于雾色之中。赖东海带了5个人进村，来到土豪周六生门口，敲着门说：“我们是过路的，开开门，请让我们进去歇歇脚。”屋内传出一个女人刁滑的声音：“这年头兵荒马乱……半夜三更……要歇脚，到村外水口庙里去！”闭门不开，急得他们团团转。赖东海轻声地说：“这是我们没有做好内线联络工作。”罗七秀听到“内线联络”，突然想起周六生家的长工“罢市佬”。“罢市佬”是三溪村附近的黄柏岭村人，是罗七秀未婚夫的堂叔，由于他的兄妹众多，他是最小的一个，所以绰号“罢市佬”。

罗七秀走到周六生的旁屋，敲了几下“罢市佬”的房门，低声叫：“罢市佬，我是七秀，你老婆小产，叫我赶你回去一趟。”

罢市佬听到是七秀叫他，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点亮灯，打开门，只见几个穿灰布军装的红军，吓得一跳。罗七秀连忙上前：“罢市佬，我是罗七秀，今晚要打土豪周六生，你不要怕。”这时，罢市佬心情才安定下来，带他们穿过侧门进入周六生厅堂，打开大门。陈先富放了一枪，早已隐蔽在村外的队伍急不可待，点燃了松明子，迅速冲进村，围困了周六生的屋，把周六生一家堵死在屋里。周六生正在抽大烟，看到这突然降临的天兵天将，惊恐万状。他的老婆也吓得魂不附体。赖东海对着他们说：“起来，我们是来打土豪的。”周六生挣扎着爬起床，邱木生冲向前对周六生说：“你把过去欺诈、剥削穷苦人民的钱拿出来，否则就要你的狗命！”周六生全身颤抖不已，脑袋象鸡啄米似的连说：“是，是，是！”周六生吓得歪歪斜斜地走到里房，从地窖里挖出银元1000元，要赖地站在房间里发呆。黄贵生说：“周六

生，你要老实点，把藏起的光洋统统拿出来！”周六生又走到厅堂，从神壇下挖出1000元，叫老婆在衣厨内拿出550元。跪在地上磕头说：“我只有这些钱，请饶了我这条命吧！”接着，杀了他家两头大肥猪，打开粮仓，除分给河溪穷苦农民每户1箩谷，2斤猪肉外，还担了25担谷子，两担猪肉，3担衣服回三溪。次日，三溪村农民协会给农民分配胜利果实，每户分得1箩谷，2斤猪肉。群众心花怒放地说：“托农民协会的福，今年中秋（节）吃肉不吃粥。”

短短的几个月中，三溪村农民协会做了大量革命工作，完成了宜黄县革命委员会布置的各项任务。有10名青年参加红军，上交稻谷100担，银元10000元。在抗租、抗债、抗税、毁约、反霸、分田等项斗争以及建立赤卫队、赤少队、宣传队、妇女队等方面先后受到上级党组织的表扬，也多次受到宜黄县革命委员会的奖励。

为了保卫革命胜利成果，进一步发展革命形势，壮大革命力量。赖东海感到必须进一步加强地方政权的建设。他带着这个问题，同邱木生等四位同志回到肖田，向江西特委赣东东路办事处和宜黄县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汇报了三溪革命形势和他的打算。听汇报的领导同志表扬了他们开辟三溪所取得的成绩，并指示赖东海迅速建立“三溪乡苏维埃政府”，进一步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严厉打击土豪劣绅的一切破坏活动。在巩固已开辟的革命根据地的同时，积极向北深入，开展东黄陂游击活动，打击土豪劣绅，消灭盘踞在东陂、黄陂地区的国民党地方武装。最后决定由赖东海任三溪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拨给三溪乡苏维埃政府19支步枪，4支驳壳枪，建立游击队。

赖东海等四人回到三溪后，接连召开了农民协会干部会

和会员会，传达了上级党组织和县革命委员会的指示精神，部署了建立“乡苏维埃政府”等各项准备工作。三溪村附近十几个村庄人们不畏风雪寒冬，个个精神抖擞，纷纷为成立“乡苏维埃政府”而忙碌。游击队员押着土豪恶霸到各村游斗，大长了农民的威风。土地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们提出了“分完田，过好年”的口号，忙着丈田，填写土地证。赤少队员在练习红缨枪的刺杀。模范营的队伍动作整齐一致，他们在练习作战技巧和射击打靶。妇女会干部正在组织妇女敲锣打鼓学习唱山歌。在锁呐的伴奏声中，莲枪打得咣咣响。瘦柏村的群众正在排练“高跷”和“宣传戏”；杨梅山、章山的龙灯正在起舞。一贯有名气的广济村“狮子灯”正在排练“狮子滚绣球”。瘦柏村的坪场上，人们正在忙着架戏台……所有这一切充满节日的气氛、胜利的喜悦。

一连几天，探春暖的南风吹进了三溪，三溪呈现冬天里的春天。这天是1929年农历12月22日，早晨深邃的天空象用水洗过似的，碧蓝碧蓝，没有一丝云彩。群山顶峰沐浴着金色的阳光，灿烂夺目，壮丽娇娆。

早饭后，各村男女老少，似潮水一般地涌向瘦柏村的坪场上早已搭好的戏台前。人群中红旗招展，枪枝林立，台前横批：“宜黄县三溪乡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两旁贴着一幅对联，上联是：“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劳苦大众闹翻身”；下联是：“建立三溪乡苏维埃政府人民当家作主”。台正中挂着列宁画像。赖东海、邱木生和各部、各团、队的负责人依次在主席台上就座。台上的左侧贴有红纸写的成立三溪乡苏维埃政府大会议程；右侧红纸上写着庆祝三溪乡苏维埃政府成立活动安排，其中包括宣传、戏剧、歌舞、灯彩、武装列队表

演等项。

上午10时许，赖东海走到台前，铁臂一挥：“宜黄县三溪乡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现在开始！”顿时台上台下“拥护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万岁”的口号声和燃着的鞭爆声在山谷中迴荡着。接着全体起立，唱国际歌，升旗。罗七秀走到台前发了音，以不紧不慢的拍节指挥着全场激昂高唱《国际歌》，一面鲜艳的红旗在歌声中冉冉升起……

红日高照，苏维埃政府的红旗在三溪上空飘扬，在灿烂的阳光掩映下熠熠发光，染红了山巅和村庄，指引了宜黄人民革命前进的方向。

宜黄县第一个红色政权

——宜黄县苏维埃政府

潘 子 元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宜黄县处于中央苏区的前哨，是中央苏区北大门。具有光荣传统的宜黄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用鲜血和生命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宜黄县苏维埃政府。

以广东为根据地的中国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1926年9月革命军一路进入江西，不久，第四军陆满丰团进入宜黄。革命军改组旧北洋军阀领导下的旧县署为县政府，并派李建民任县长。10月，原在第十四军政治部工作的共产党员曾燕堂以共产党赣东政治特派员和国民党赣东政治特派员双重身份来宜黄巡视。12月份，共产党员钟赤心也以两党政治特派员双重身份来宜，领导革命斗争。1927年元月，江西省国民政府派李卓同志（共产党员）来宜黄担任县长。

为了壮大革命力量，钟赤心，李卓等同志在宜黄秘密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并成立了“宜黄县农民协会”，以谢贤庆、谢炳煌等五人为委员，邹渊为主任。同时还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两支队伍共有100余人，毛瑟枪90多支。

在共产党领导下，县农协派人深入全县各地宣传革命道理，组织革命群众建立基层农协。李卓、邹渊深入槎下、桥头、潘家等村建立了一批基层农协；谢贤庆、谢炳煌在自己家乡一一梨溪陂下建立了一批基层农协。这些基层农协都拥有自己的武装——农民自卫军。在这些基层农协的推动和影响下，全县农民运动如火如荼，由近及远，发展至各边沿山区。从1926年至1927年春，全县农民协会会员激增到一万多人。各地农协会员带着鸟铳、梭标，扛着红旗上街游行示威，张贴标语，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号，向豪绅地主开展了激烈的斗争。豪绅地主吴方胜、吴鸿章的反动义务团怯于农民自卫军的势力，避于荒山老林，惶惶不可终日，农协将他们的山林和田地收归农协管理。

1927年“四·一二”后，宜黄县反动势力实行清党，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员。优秀共产党员邹渊、谢贤庆、谢炳煌等农运领导骨干，先后被捕英勇牺牲。县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和各乡镇农民协会均遭受反动势力的摧残，国民党新军阀代替了北洋旧军阀，农村各地封建势力重新抬头，革命暂时转入低潮，革命由公开斗争转入秘密活动。

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虽然失败了，然而血的洗礼却极大地教育了宜黄人民，提高了人们的阶级觉悟，使全县人民认识到反动派的残酷，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用武装的革命力量对付武装的反革命，才能解放自己。

1927年8月13日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同志率领的“八一”起义部队路经宜黄，并帮助宜黄人民组织了民主县政府，尤其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使宜

黄人民看清了新的革命曙光，为新的革命高潮的来到，为宜黄县第一个红色政权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1929年元月，江西省红军独立第二团，由宁都来到宜黄的新丰、东陂、黄陂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原侯坊农会副主席邓武标带领三十余名革命群众转移到宁都县肖田村，在肖田区苏维埃政府大力支持下，于同年4月上旬在肖田区开始筹建“宜黄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同时建立了80余人的游击队。7月，宜黄县东陂乡三溪村农民举行暴动，不久建立了宜黄县历史上第一个基层红色政权——三溪乡苏维埃政府。

虽然，宜黄县革委筹委和三溪乡苏维埃政府都先后遭到敌人破坏，扼杀在摇篮里。但1929年所建立的这两个革命组织毕竟是全县革命星星之火，成为以后燎原之势的先声。

1931年4月，中共江西省委派巡视团直接指示中共宁都县委，于当年4月召开了党的各区乡书记扩大会，讨论和决定向北发展苏区，进一步开辟宜黄县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宜黄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在宁都吴村重新恢复，并从宁都的吴村、南团、洛口等三个革命根据地的区抽调40多名出身好，工作积极，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同志担任宜黄革委筹委会的领导，由曾德恒任革委筹委临时主席，徐施恩任副主席。不久，宜黄县革委筹委会改为：“宜黄县革命委员会”。

1931年11月20日，宜黄县工农兵第一届代表大会于宁都的东韶乡吴村召开。出席大会来自宜黄各苏区和游击区的代表一百余人，大会选举产生了七人组成的县苏维埃主席团。大会决定撤消县革委会，庄严宣布宜黄县第一个红色政权——县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这是革命烈士和革命先辈用血和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全县革命人民努力下，在宁都人民

协助下，在艰苦困苦中，在复杂而又曲折的斗争中，夺取来的胜利果实。

当时大会选举了徐忠贵担任县苏主席，梁必泌（吉安人）担任副主席。

县苏维埃政府下设劳动、军事、财政、县支库（县银行）、裁判、土地、国民经济、内务、粮食、工农检查、文化教育、卫生等部和保卫局、肃反委员会等组织机构。

县苏下辖新丰、干溪、党口、神岗、麻坑、黄陂、东陂、中港、五都、河口、蛟湖、南源、南团、吴村等14个区苏。

区苏维埃政府设内务、财政、土地、粮食、裁判、军事等部，各设部长一人。县保卫局派特派员一名常驻区政府负责肃反工作。另外，还有一个班的武装力量保卫区政府。

区以下辖乡，乡设乡苏维埃政府，内设机构和区苏基本相似。乡以下为村，设代表，每十至二十户选代表一人。

通过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宜黄苏区日趋巩固。为了发展苏区的大好形势，进一步繁荣苏区的经济，巩固革命的胜利成果。1933年2月7日，宜黄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黄陂召开。到会代表120名。会上由徐忠贵作了《宜黄县苏维埃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后代表们就目前形势，土地革命，扩大红军，增强地方武装，支援前线，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会撤消了不称职的原副主席梁必泌的职务，补选了本县人邹献亮为县苏副主席。会议期间还作出了《关于坚决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决议》，号召全县工农群众踊跃参军参战；加强地方武装建设，配合主力红军作战，牵制和扰乱敌人；巩固老区，

开辟新区。会上宣布了江西省政府将肖田、吴村、南团划归洛口县管辖，将乐安金竹划归宜黄管辖的决定。

1933年11月中旬，在第五次反“围剿”的紧急关头，宜黄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黄陂区秀源村召开，到会代表200余人。神岗、党口、麻坑等区所在地的大雄关正处在战斗时刻，因此未派代表参加大会。大会主要部署粉碎敌军第五次“围剿”的紧急任务，对保卫苏区，巩固红色政权，继续扩大红军，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发动群众藏粮，组织担架队、运输队等工作作了具体安排，同时选举出席省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

在土地革命时期，宜黄县苏区各级红色政权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巩固和扩大红色根据地，积极领导广大革命群众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四个方面的建设，取得辉煌成绩。

一、政治方面：

1、开展扩红运动。各级干部，平日把“扩红”作为中心任务之一。积极组织先进青年参军参战。如南团、吴村、三溪等苏区在1930年至1933年间，先后共有300余名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注：当时的“少先队员”都是青年）参加红军。一切红军部队战时是战斗队，平时组成工作队，深入农村宣传鼓动群众参加红军。如1930年至1933年三年间，彭德怀、罗荣桓等红军主要领导同志就先后率领干部和战士至新丰和东陂等苏区“扩红”。

2、积极发动群众参加土地革命斗争。宜黄苏区各地，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普遍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和查田运动，把豪绅地主剥削而来的房产、田地分给贫苦工农群众，同时筹集资金支援前线。

黄陂、吴村、南团、东陂等建立较早的苏区，在分田和查田运动后，县苏维埃政府还给分得土地的农民颁发了土地证。农民分得土地后，踊跃缴纳公粮，购买公债，欢欣鼓舞地庆祝土地革命的胜利。

二、经济方面：

1、开展群众性的生产运动。据当时有关资料记载，1933年12月，神岗、新丰的炉鉴等地苏维埃政府派干部领导发动农民开荒扩田，生产自救，全县各地农民争相仿效。据统计，全县共开荒5000余亩，不仅解决了苏区群众的吃饭问题，而且还剩余大批粮食外销和支援红军。与此同时，苏维埃政府还派干部帮助农民组织耕牛调剂站和换工组、耘禾组、割禾组等互助组织，解决了农民生产上的实际困难。另外，还确立了星期六义务劳动日，凡是苏维埃干部都得参加义务劳动，帮助军烈属耕种，解决军烈属缺乏劳力的困难。这样红军战士都能安心在部队，青年们也就放心去参加红军，这对扩大红军队伍，巩固红军部队都起着了积极的作用，所以，宜黄籍的红军战士开小差的很少。

2、开展对外贸易。为了方便苏区生产的剩余粮食、木材、苎麻等物品的出口和所需食盐、布匹等日用品的进口，县苏维埃政府有关部门利用宜黄地处苏区边沿有利的地理条件，大力开展对外贸易活动。在黄陂、三溪、神岗等地建立了供销合作社，冲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沟通了苏区与白区贸易往来，活跃了农村市场，繁荣了苏区经济。

另外，东陂、黄陂、新丰等地还开办了粮食合作社30多个，解决了供应前线的粮食问题，调剂了群众粮食的余缺。

3、动员群众购买公债。为了筹集反“围剿”的经费，

中央苏维埃银行发行过革命战争公债，经济建设公债，苏区各级干部积极动员群众购买。各地党团员和干部纷纷带头认购。这些公债由于红军北上抗日，未能及时付还群众，解放后，中国人民银行宜黄县支行都按年加息一一偿还。

三、军事方面：

1、建立地方武装。在1931年12月以前，苏区各乡普遍建立了劳武结合的少先队、赤卫队、模范营。从各区建政开始，各区均建立了游击队，以后合编为“宜黄县独立营”，并扩充为“独立团”。第四次反“围剿”后与南（丰）广（昌）“独立团”一道合并编为“江西省独立第四师”。师政委就是解放后当过广西省委书记的陈漫远同志。

宜黄县独立团合编入“独立第四师”后，宜黄县将各地的游击队又合并编了一个“独立团”。因此人们都习惯地称以前的“独立团”为老“独立团”，以后编的“独立团”为“新独立团”。

当时的老“独立团”有官兵640名，步枪600支，冲锋枪2支（以后编的新“独立团”的兵力和武器就不详）。

2、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县苏维埃政府积极组织群众战前帮助红军封锁消息，充当向导，运输辎重物资，配合主力红军歼灭敌人，战后组织担架队，抬运伤员，打扫战场。1933年2月的黄陂战役，1933年3月的东陂战役，红军所以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两战共歼敌两个师，重创一个师，活捉敌两名师长，另伤一名师长，这是与县苏维埃政府组织地方军民配合作战分不开的。当时中央苏区的主要报刊《红色中华》就曾撰文赞扬宜黄人民封锁消息，配合红军主力部队作战工作做得出色。

四、文化方面：

1、开办各种类型学校。各地开办了列宁小学、夜校等各种类型的学校。由于战争频繁，敌机常来轰炸，各类学校往往躲在深山丛林中上课。

2、培训干部。县苏维埃政府为了发展苏区文化，积极输送干部到红色首都瑞金学习。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中，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致使大雄关、云盖山战斗相继失利，国民党不断增加军队向苏区步步逼进，猛烈进攻。在此情况下，宜黄县苏维埃政府被迫由黄陂迁入秦坊、罗湾、白竹上堡。1934年4月迁往宜黄革革根据地的大后方——金竹区。在金竹火岷与乐安、崇仁的县苏维埃政府合并，成立了乐、宜、崇联合县苏维埃政府。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乐安、宜黄、崇仁三县的苏区干部和地方武装1,600多人，与工农红军一道于1934年冲破敌人封锁，向湖南方向突围，1935年元月到湘赣边区革命根据地。在突围中大多数同志壮烈牺牲了，仅剩下二百余人，编入湘赣边区红五团第一营第一连（又名“宜乐连”，连长卢文新）。

国民党占领宜黄后，各级苏维埃政权均遭受摧残，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普遍遭受镇压。但威武不屈的苏区人民，不顾国民党法西斯的白色恐怖统治，纷纷自觉地武装起来，组织游击队或游击小组，坚持对敌斗争。

宜黄县苏维埃政权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它的光辉业绩，却为以后我县人民政权的建设树立了榜样，激励着我们后代发扬先辈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活捉敌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纪实

(彭厚芸口述 吴挺 记录整理)

1933年2月28日第四次反“围剿”的黄陂战役中，西线蛟湖、大龙坪战斗取得伟大胜利，歼灭敌52师全部，敌师长李明击毙丧生。东线霍源战斗中，敌59师在我一、三、五军团的优势兵力猛烈攻击下，正在土崩瓦解。

这天入夜，红一军团电台部队突然接到上级指示，要立即赶赴霍源参加战斗，全体电台工作同志熟练地收拾器械和行装，冒着牛毛细雨从杨梅嶺的白竹土出发，经过大龙坪、坳头翻过一个坳，走了十多里路来到了霍源的麻头村的西边山沟里。上级当即命令电台部队驻在一个破旧的油榨房里。他们不顾雨夜行军的疲劳，不顾黑夜和生疏的环境，干劲十足，竖杆的竖杆，拉线的拉线，发电机也嗡嗡地发动了。不到一时，就与各军团、师部开始了通讯联络工作。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牛毛细雨还在不停下着，突然有哨兵来报告：

“后面山上昨晚有电筒和火柴的亮光，可能有敌人！”

电台队长和王政委，立即命令管理员艾诚率领一个班去侦察。

他们走到半山腰，迎面碰到了五个狼狈不堪的家伙，便

大喝一声：

“哪一部分的？”

对方回答说：“我……我们是59师的。”

艾听说是59师的，便对他们喊：“缴枪不杀！我们是工农红军。”

我们八九枝枪一齐对着他们，他们二话没说，乖乖地当了俘虏。

这五个匪兵全身上下淋得透湿，冷得打抖，活象个落水狗。

艾诚等人把俘虏押回电台部队驻地后，同志们拿了衣服给他们换，烧火给他们烤，做饭给他们吃。五个俘虏被红军的宽待政策所感动。早饭后，电台部队又继续忙着收拾器械准备出发，其中有一个俘虏名叫伍子云，是敌59师电台报务员，他看见我们的电台器材设置非常好，想留下来当红军，但心中有愧，便向艾诚说：“我对不起你们，有些事情我不应瞒着你们。”

“有什么事情你就大胆地说吧。”王政委用和善的语言开导他。同志们也都停下手上的工作，用询问的目光看着他。

“我们的师长还在山上，昨晚我还看见他。他叫陈时骥，一脸的麻子，高个子，穿着一条一只裤腿被撕破的裤子。”

“啊！满脸大麻子！”彭厚芸（一军团电台文书）和卫生员回想，惊异地叫起来，“我好象看见过这个人。”原来，清早艾诚带着同志们上山侦察，彭厚芸和卫生员也随着赶上山去，但未跟上，他们两人就往山里去，在一个小庙里

（社公庙）看到地上躺着五个国民党的散兵，一个个都是半死不活的，其中有一个满面大麻子，衣破裤烂，狼狈不堪的家伙对彭厚芸说：“我是上士文书，他们都是伙夫，我们都生了病。”彭厚芸和卫生员想把他们带回来，又觉得电台不是战斗部队，本身器械笨重，平时行动够困难了，再押些俘虏兵，又要粮食吃，又要分人看管，这不是自找麻烦吗？再说看那个病样子，又没有枪，于是就没有理睬他们。王政委听了他俩的叙述，马上派艾诚带着一个班战士，由彭厚芸和卫生员带路上山去搜查。

不一会，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小庙，看见了一个满面麻子和几个散兵还躲在那里。大家端着枪对准这几个家伙。艾诚叫他们起来，麻面的哀求道：

“我们都有病，起不来，也走不动。”

艾诚同志命令几个红军战士扶着他们走。把这几个散兵带回驻地。伍子云看到把俘虏带到王政委房子里，便指着最前面的那个大麻子悄悄地向王政委说：

“他就是59师师长陈时骥。”

王政委走到麻面跟前问：“你是哪部分的？担任什么职务？”

这个麻面坐下来之后才说道：

“我是59师上士文书，只是写写字。”

“那你们师长叫什么名字？”

“我们的师长听到炮声早就逃跑了……”麻面俘虏吞吞吐吐地说。

王政委严肃地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